

论童年在人生中的位置

刘晓东*

〔摘要〕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支撑的基础。童年拥有丰富的天性资源。成人是童年资源的继承人、受益人。从个体发展来看,长大成人是儿童成长的目的。但从老子等人“复归于婴儿”的主张看,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童年依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种系进化来看,童年是一种自然目的。童年资源是人的全部生活和整个文明大厦的根基。不只是儿童教育应当坚守“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

〔关键词〕 童年;成年;目的论;儿童本位

一、引言:突破常识看儿童

为什么世人与儿童一代代相处,竟然没有“发现”儿童?童年的不少现象是假象,所以才会不时眯住世人的眼睛。这也是为什么“发现儿童”如此之难,以致成为启蒙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成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历史功绩之一。

对童年的把握,会遇到似是而非的现象,还会遇到常识的拦阻。例如,儿童在外形的尺寸上比成人小,于是就被当成小大人,然而,儿童的心理却是转变的、生长的,要历经以蛹化蝶般数次的转换与生长,因而儿童与成人是处于不同形态的生命,也就是说儿童并不能被视为小大人。再如,婴儿是稚嫩的,这是常识,但这种常识是从个体成长角度来看才是对的;如果从种系进化来看,这婴儿的生命便是古老的、丰富的。

对童年的把握要突破常识的拘限。《天真与经验之歌》的作者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在诗里对童年和成年做过比较,一反常态地讴歌童年而鞭挞成年生活。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曾这样评论布莱克:布莱克的诗作是独特的,“但那种独特性却是所有伟大的诗歌中所共有的独特性”,“这只是一独特的真诚,在一个过分害怕真诚的世界中这便是使人特别

* 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系江苏省2012年度“六大人才高峰”资助项目“儿童哲学研究”(2012-JY-004)的研究成果之一。

惊骇的了。这是整个世界都暗暗反对的那种真诚,因为它使人不快。布莱克的诗就有着所有伟大诗歌所共有的不快之感”。^① 这种不快之感其实就是对常识的质疑,对常识的颠覆。对常识的颠覆会碰撞乃至惹恼那常识的拥有者——大众——的观念,因而任何先行者或改革者都会受到拦阻甚至诅咒。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后,这本书不就作为禁品而被焚烧了吗? 其人也遭到与书同焚的威胁。

对童年的沉思需要透过现象、突破假象,需要同常识较量。这就意味着,童年研究需要勇气,需要形而上学和辩证法。

有深度的童年研究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也是一种心灵的探险乃至冒险。

二、“儿童是成人之父”：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

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彩虹》一诗中,我们能窥见华兹华斯已发现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首诗写于1802年3月,全文如下:^②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这首诗本来是无题诗,所以往往又用该诗第一行“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目之所见,我心雀跃)作为题目。这首诗只有9行,开篇即言:“当我瞧见一道彩虹在天上,我的心就雀跃不止”。接下来就谈他看到彩虹后的这

种感受能力与人生的关系:“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现在我是成人,还是如此;将来我老了,还将如此,否则让我死!”

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说“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如果从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来看,“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因为生命开始的时候,新生儿的视力恐怕还看不到天上的彩虹,他的心又如何能因彩虹而欢快地雀跃般跳动呢? 显然,华兹华斯的这首诗不是为了表述“科学事实”,而是表达他的哲学观。“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是说“我”生命开始时“我”的心就充满了神奇的财富。这与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可相互通约,所指代的就是“童心”或“赤子之心”。

华兹华斯歌颂的是“我生命开始的时候”(when my life began),也就是李贽所言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认为,这“最初一念之本心”对人来说太重要了!——“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童心说》)

而华兹华斯则认为如果失去“生命开始时就如此”(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的童心,那就“让我死”(Or let me die)。在他看来,如果失去生命开始时就如此并贯穿一生的童心,成人的生活便失去意义,生不如死。

这首著名的短诗还有一处往往被读者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华兹华斯预言“将来我老了,还将如此”后,紧接着谈了“还将如此”的预言若不能实现的情况。华兹华斯对今后的余生里,如果不能保有“目见彩虹,我心雀跃”这一“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的能力,会是怎样的情况,他对此只字未谈。但他用简单的4个英文单词构成的短句来表达他的情绪以及他个人的处置或选择:“否则让我死!”(Or let me die!)如果失去了“我”生命开始时“目见彩虹,我心雀跃”的能力,那会失去生存的意义。“目见彩虹,我

^①[英]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杨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②W. Wordsworth,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English Poetry II: From Collins to Fitzgerald*. The Harvard Classics. 1909-14. <http://www.bartleby.com/106/286.html>.

心雀跃”，这是不学而能的天赋能力，不少成人其实就因“童年遗忘症”而失去了这种能力，但华兹华斯对自己将来失去这种情况的情况是零容忍的，因而他写出“否则让我死”也便可理解了。这其实反映了在华兹华斯心灵深处，“童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葆有童心是人生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失却童心的人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这里只是推测华兹华斯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或华兹华斯认为成人社会“童年遗忘症”的众多“患者”便失去了生存权力。

华兹华斯紧接着得出了一种结论：儿童是成人之父。这成为后来不少人文科学者不断征引的名句。有人将“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翻译成“儿童是成人之父”，乍看正确，其实不然。何以见得？这牵涉到如何翻译“the Man”。好在该句前面还有一句“So is it now I am a man”。man的意项之一是“人”，但取用这一意项来理解“So is it now I am a man”是行不通的，因为“So is it now I am a man”一句夹在when my life began和when I shall grow old之间，这里的man明显是指“成人”，除此以外任何解释均难以说通。所以，将“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翻译成“儿童是成人之父”确凿无疑，而译为“儿童是成人之父”肯定是错误的。

“儿童是成人之父”是华兹华斯对以上几句诗的总结，强调的是童年是成年的发源地，儿童是自己将要长成的成人生命的创造者；儿童身上具有先天资源（“目见彩虹，我心雀跃”是从“我”生命开始时就如此的），成人是这种童年资源的继承人、受益人。另外，华兹华斯将儿童称为成人的“父亲”，又借用了“父亲”这一概念在儿童与成人关系中的特殊伦理意味，以颠覆传统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建立新的儿童与成人的新关系。

由于“儿童是成人之父”，所以，华兹华斯接着写道：“我希望用自然而然的崇敬来贯穿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句诗表达的是诗人对童年

的崇敬，其实也是华兹华斯对成人的召唤：发现童年，敬爱童年！

马克思曾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当马克思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两个命题相加、合并，那么“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一命题不就诞生了吗？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一方面，童年是成人生命之树最核心处的那一圈圈年轮，童年作为时间段虽已成为历史，但童年的生命却留存在成人的生命中，依然是成人生命的核心。童年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之树中的根系，贯通生命全程；不仅贯通生命之树的树干，同时还通过树干而催生和滋养着生命之树的所有枝枝叶叶。一旦脱离了根系的滋养，枝叶就会枯萎；一旦最核心处的年轮发生空朽，大树就会面临衰亡。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支撑的基础。“儿童本位”是“以人为本”这一原则的根本。

三、目的论视野中的儿童与成人

（一）儿童与成人，或童年与成年，孰为第一性，孰为第二性？孰为本，孰为末？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将儿童看作人的生命循环往复的轴心，它既是周而复始的“始”，是起点，又是要到达的目的地即终点。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复归于婴儿”，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生圆满状态的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用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归乡”。耶稣的话“不像小孩子，不能入天国”，“进天国的都像小孩子”，也是说，成人通过修炼而变成像孩子那样的人是人生的标准和目的，是圆满状态，是天国的状态。

在老子、孟子、耶稣、荷尔德林、海德格尔那里，儿童是目的，是第一位的。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二）个体成长维度和种系进化维度中的儿童与成人

从代际更替来看,男女成人的结合、生殖细胞(种子)的结合而孕育出新的胎儿、婴儿、儿童(“古而常青”的个体生命的童年)。儿童是成人的孩子,儿童会成长为成人,一代代的人在代际兴替中会前仆后继,不绝如缕。

从个体的生命周期来看,儿童生产成人(“儿童是成人之父”),人的一生就是儿童走向成人,变成成人。

从个体发展来看,儿童是有待发展的,个体的目的是不断成熟,走向成人。长大成人是个体成长的目的。

但从老子等人“复归于婴儿”的主张来看,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也就是说童年依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从种系进化来看,每个成人个体的生活都成为适者生存、进化选择的对象和工具,种系的生命——基因——才是目的。

童年是人之自然(人的天性)的体现者。例如,在黑格尔(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看来,成人的知识变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游戏。在这种意义上,种系的目的在于基因,在于种子,在于童年。种子是个体生命的起点,又是个体生命成熟后的结果,是目的。

从种系发生来看,自然向人生成,表现为人的天性的生成和童年期的诞生,因而人的幼年 is 自然性贮存最丰富的时期。这正是因为童年是目的。

从个体发生来看,自然的人化就是童年的展开,就是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文化人。成人是儿童成长的目的地。尽管如此,华兹华斯和李贽都认为,失却童心,失却最初一念之本心,人生就发生异化。李贽认为失却童心就会变成假人,华兹华斯认为失却初心就会“生不如死”。这都表明,“人之初”给整个人生做了规定。失却这最初的规定,人将非人也。

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孟子主张不失其赤

子之心。为什么老子、孟子有这种提倡?这是因为自然的人化过程时刻面临异化的危险。自然的人化过程往往会导致童年丰盈的人性遭受扭曲或蒙蔽,而复归于婴儿、不失其赤子之心则是持存天性,预防异化。

人之为人,是人的天性“先验”地规定的。“童心”是人生的“定海神针”,谁失去童心,谁就会迷失人生的意义。

天下失却童心,天下就会大乱。李贽说,失却童心,便难寻真人,便会假人、假事充斥、泛滥,“满场皆假”。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人不人,鬼不鬼”,国不国了。所以,从个体维度看,这就迫切需要一种“复归”过程,那就是与“自然的人化”相抗衡的“人的自然化”,让人在文化化的同时不忘“复归”、保童心、“求放心”、“致良知”,避免失却人自身的自然(即天性)。

“自然的人化”从种系发生来看,如黑格尔所言,成人的知识将下降为儿童的生活,似乎其目的是为了童年的丰盈、丰富和强大。童年成为“人的自然化”过程的目的,成人成为童年的手段。

（三）华兹华斯曾突破个体维度而以种系视角来看待儿童与成人关系

华兹华斯认识到,儿童来自“永恒之海”,儿童世界具有天国之光,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童年的进一步展开,天国的明辉便逐步消失。在华兹华斯看来,儿童是“最好的哲学家”(best philosopher)、“盲人中的明眸”(eye among the blind)、“全能的先知!有福的预言家!”(Mighty prophet! Seer blest!)但随着儿童一步步走向成人,他的生活便逐渐进入尘世(庸俗的成人世界);从童年到成年是从天国堕落为尘世的过程。^①

华兹华斯的《永生颂》其实也是突破个体维度而以种系视角来看待儿童与成人关系的。

华兹华斯的“永生之海”其实是先验之海、先验世界,或者说是“种子库”或基因库,是彼岸。儿童来自“先验世界”、“永生世界”,来自

^①W. Wordsworth, *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 Arthur Quiller-Couch, ed. 1919. 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 1250—1900. <http://www.bartleby.com/101/536.html>.

“上帝身边”，来自彼岸。先验世界即天国。先验是自然，是本质，是上帝，是天国，是种子，是基因，是规定。儿童的世界发源于先验世界，所以，布莱克说儿童的世界是天真的，而成人的世界则是经验的，这种说法与华兹华斯的说法是可以相互通约的。

（四）“儿童的发现”是儿童进入目的论视野的前提

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实现了“儿童的发现”，这是儿童进入目的论视野的前提。

比卢梭约早一个世纪的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认为“人的终极目标在今生之外”，^①他将此作为《大教学论》第二章的标题，将“今生只是永生的预备”作为第三章的标题。在《母育学校》，夸美纽斯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更重要的是关于未来的生活，更恰当地说，只有这种生活才是生活，从那里把死亡和死亡率都放逐出去，因为现在并不像走向未来生活那样丰富多彩……”^②

这种说法与现代儿童观还是有区别的。这也说明，尽管夸美纽斯提出过“种子”论，^③但是他的儿童观依然与后辈卢梭的儿童观有质的不同。夸美纽斯认为人的目标在今生以外，而卢梭明确指出，童年的生活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年年岁岁，每一生活阶段都会有完善和成熟之处，“他长大为成熟的儿童，他过完了童年的生活，然而他不是牺牲了快乐的时光才达到他这种完满成熟的境地的，恰恰相反，它们是齐头并进的。在获得他那样年纪的理智的同时，也获得了他的体质许可他享有的快乐和自由。如果致命的错误来毁掉我们在他身上所种的希望的花朵，我们也不至于为他的生命和为他的死而哭泣，我们哀伤的心情也不至于因为想到我们曾经使他遭受痛苦而更加悲切，我们可以

对自己说：‘至低限度，他是享受了他的童年的；我们没有使他丧失大自然赋予他的任何东西。’”^④显然，在卢梭看来，儿童当下的生活和幸福是最重要的，而在夸美纽斯看来，更重要的是关于未来的生活，也只有未来的生活才是生活。可以看出，将人的目标放在今生（此岸）还是来世（彼岸），是卢梭和夸美纽斯的分界线。

上述卢梭的观点赋予童年独立存在的价值，独立存在的目的。

夸美纽斯的有关说法对我们思考童年并非无益。例如他说：“人死的例子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生存的终结。因为生活正直的人知道自己将要踏进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便觉喜悦……”^⑤在夸美纽斯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存的终结。这种说法是辩证的，没有死当然就没有生。所以，死亡便是重生，重生就是新一代的来临，就是从头再来，就是童年的诞生。这种说法同尼采对童年的认识有类似的地方。尼采说过：“孩子清白无辜、健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初始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⑥尼采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循环往复的神圣起点，又是循环往复的生命向起点的回归，在回归中实现再生。

回归的对象就是目的。从进化史或宏观的历史维度看，童年是目的；正如黑格尔所言，成人的知识通过辽远的历史的反复筛选，有一些最终会变成儿童的知识、儿童的游戏。也就是说，一代代成人的知识、劳作、创造，也是为建设更丰饶的生命，更丰饶的童年。

当然，从个体成长维度或微观的历史来看，童年的目的则是长大成人；具体的儿童在心理上是不会以童年为目的的，正如班马所说，儿童是反儿童化的，^⑦他的目的是走向成熟，是长大

①[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捷克]夸美纽斯：《母育学校》，《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③[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第13页。

④[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9页。

⑤[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第5页。

⑥[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⑦班马：《前艺术思想》，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

成人。然而,当我们将长大成人视为童年展现自身、实现自身的话,童年本身便又成为自己的目的,成年成为实现童年之展现自身、自我实现的手段,成年成为成熟了的童年的托载体。成熟了的童年便否定了童年的身份,变成了成年。一旦童年实现了自身,它就否定了自身而兑变为成年。不过,成年之所以能够存在,又是对童年以自身为目的而展现自身这一过程的肯定,是对童年的生命创造的肯定,是对“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命题的肯定。

(五) 儿童作为自然目的

某一种类的雄性蜘蛛交配后被雌性蜘蛛吃掉,某一种类的雄性螳螂交配后被雌性螳螂吃掉,说明了什么?后代的生存是上帝的目的,是“天志”,是自然目的。

当汶川大地震中母亲为了拯救孩子而甘愿牺牲自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孩子是成人的目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母亲的意志其实也是大自然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天的意志。正因为这种自然意志潜存在每个人心灵深处,所以这样的故事才让我们觉得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当耶稣说,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孩子那样的人。说明了什么?说明成人的圆满状态、修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变成像孩子那样的人。

这正如老子所倡导“复归婴孩”。复归“婴孩”状态是人修炼的目的,是人的最高存在、最圆满状态,是人的目的。如果婴孩不是目的,为什么要复归婴孩呢?

当黑格尔“有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①这就意味着,精神运动的目的是从成人世界自然化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说,如果整个社会都以学校为中心,都以儿童为中心,那该多好啊!^②他是想让儿童成为

学校的中心,让学校成为社会的中心。一句话,就是所有学校、整个社会都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目的。

我们常听到,一切为了孩子。再苦再累,就是为了孩子。这是成人常说的,也是政治人物常说的。普通百姓这么说,教育家陈鹤琴这么说,政治领袖毛泽东也这么说。

综上所述,以新生的一代为目的,这是自然的意志、自然的目的。这在逻辑上易于说明,因为如果不以新生的一代为目的,个体便会有绝后的风险。任何生命个体的自然意志都会规避这种风险的。以幼者为本位,以儿童为目的,这只不过是上述原则在人类这一种系上的具体推演、具体体现罢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应当发现和体现这种自然意志、自然目的,使其成为自觉的、文化的准则。

四、“跟随儿童”还是“创造”儿童?

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传统社会都是创造儿童。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以及启蒙运动时期儿童的发现导致儿童本位教育学的诞生。

传统教育学转型为现代教育学,就是以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变,就是从成人创造儿童到儿童创造自身、创造那个未来的自己——成人——的转变。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反转、大飞跃。主张创造儿童、主张君亲师等成人是儿童的创造者、主张“创造儿童”是一种倒退。

不过,儿童创造自身、创造那个未来的自己,这些思想在中国还是文化盲点,这也是中国教育难以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创造儿童”是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面对日渐凸显的儿童本位的现代观念所做的一种反抗、反扑。

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页。

^②[德]巴利诺:《巴什拉传》,顾嘉琛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515页。

1870—1952)曾提出这样的倡议: Follow the child. 它译成汉语即“跟随儿童”。是“跟随儿童”还是“创造”儿童? 这涉及怎样认识和如何对待儿童, 涉及如何把握儿童与成人关系, 等等。这一问题是关涉教育改革乃至文明取向的重大理论问题。

谁有资格创造儿童? 成人没有资格创造儿童, 只有“上帝”或进化历史有资格创造儿童。即便“上帝”或进化历史有资格创造儿童, 那也要以辽远的进化历史为前提条件。而儿童是上帝的代表(夸美纽斯语),——也就是说, 是儿童创造儿童自己。成人不只是没有权力创造儿童, 成人本身也是儿童创造的, 成人是他曾经是的那个儿童“创造”的。华兹华斯说“儿童是成人之父”, 翻转过来, 成人是儿童之子是这一命题的另一种表述。这一命题试图表达, 成人是童年遗产的继承人、受益人。

创造儿童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这正是传统的成人本位的观念和尺度, 这是对老子“道法自然”原则的背离。

卢梭在《爱弥儿》开篇就批评了人对儿童的“创造”, 批评了“创造儿童”的文化传统: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 都是好的, 而一到了人的手里, 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 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 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 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 他扰乱一切, 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 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 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 甚至对人也是如此, 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 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 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①

卢梭之所以以此作为《爱弥儿》的开篇文字, 是为“发现”儿童做逻辑铺垫, 同时也展现了他之“发现”儿童的逻辑进路。卢梭先是肯定“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 都是好的, 而一到了人的手里, 就全变坏了”, 从而将自然与人为(文化)对立起来。接着他说明童年是具有独立价

值、不可跨越的自然过程; 由于童年是自然过程, 于是童年的存在取得了自然合法性, 而忽视童年、将儿童视为小大人这种文化传统忽视“自然”或有违“自然”。说穿了, 卢梭是想说明, 童年就是人生的自然过程, 童年作为人生阶段是自然过程。

儿童本位的教育学, 主张尊重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自然速率和自然过程, 顺应儿童的天性, 反对违背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胡乱作为, 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种无为不是不作为, 而是围绕天性来作为。创造儿童, 其实就是与儿童身上的自然(即儿童的天性)过不去, 这必然遭到“天性”的反抗。

成人社会为了实现创造儿童的意志, 必然要使用暴力和独裁。“创造”儿童, 就是放弃儿童本位, 于是, 天性就被丢弃了, 人身上的自然被破坏了。“创造儿童”很容易被某些政治人物作为招牌, 必然离开儿童自身的“自然计划”、“自然目的”、“必然路径”、发生轨迹、成长规律、“自然意志”。这让我想到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张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 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值得质疑的。^② 创造儿童的说法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说法具有相似的气质。

也许“创造儿童”的倡导者会说, “创造儿童”也会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尊重儿童的天性。可是, 如果这样, “创造儿童”的主张不又回到“儿童本位”了吗?

这不能不让我困惑: 为什么要反对“儿童本位”? 为什么“儿童本位”在当下的中国落地生根就这么难? 其实中国本来就有自己的“儿童本位”思想的, 那就是发源于老子、孟子的童心主义。

周作人对类似于“创造儿童”的做法有过深刻批评。周作人曾说: “大抵儿童教育本来不是什么难事, 只如种植一样, 先明白了植物共通的性质, 随后又依了各种特别的性质, 加以培养,

^①[法]卢梭:《爱弥儿》, 李平沅译, 第5页。

^②刘晓东:《“横渠四句”献疑》,《蒙蔽与拯救: 评儿童读经》,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7-39页。

自然能够长发起来。(幼稚园创始者弗勒倍耳[引者按,福禄培尔]早已说过这话。)但是管花园的皇帝却不肯做这样事半功倍的事,偏要依了他的御意去事倍功半的把松柏扎成鹿鹤或大狮子。鹿鹤或大狮子当然没有扎不成之理,虽然松柏的本性不是如此,而且反觉得痛苦。幸而自然给予生物有一种适于生活的健旺性,多大的痛苦到日后都忘记了,只是他终身曲着背是一个鹿鹤了,——而且又觉得这是正当,希望后辈都扎得同他一样。这实在是一件可怜可惜的事。”^①在儿童面前霸道的成人就是周作人批评的“管花园的皇帝”,即那些有权有势有机会“创造”儿童的成人。

儿童成长是“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是儿童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而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便是针对社会化、文化化过程可能出现的异

化或歧出而开出的方剂,这一方剂就是通过“人的自然化”来医治“异化”之疾。不只是儿童教育应当坚守“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跟随儿童”,以儿童为师。这里的“复归自然”既包括向自然界的复归,也包括向人的本性(天性,即人自身的身心自然)的复归。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②。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

(责任编辑:蒋永华)

On Childhood's Place in Life

LIU Xiao-dong

Abstract: Childhood is the root of life, which is the basis supporting the principle of “child-centeredness”. Childhood has abundant resource of human nature. The adult is the successor as well as the beneficiary to the childhood resource. From the point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ecoming adult is the end of children's growth. But from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the baby”, the end of life is the return of childhood; that is say, childhood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evolution, the child is a natural end. Childhood resource i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and civilization. Not only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shoul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child-centeredness”,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lso needs to stick to this principle so as to return to human nature as envisioned by Karl Marx.

Key words: childhood; adulthood; teleology; child-centeredness

^①周作人:《感慨》,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13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3页。